

《野草》的思想与艺术

任访秋

(一)

鲁迅的《野草》中《秋夜》，写于一九二四年九月十五，直到这年十二月二日，又连续写了五篇，即《影的告别》、《求乞者》、《我的失恋》、《复仇》、《复仇(其二)》等。从二五年元月一日写《希望》，直到这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又连续写了十四篇，即《雪》、《风筝》、《好的故事》、《过客》、《死火》、《狗的驳诘》、《失掉的好地狱》、《墓碣文》、《颓败线的颤动》、《立论》、《死后》、《这样的战士》、《聪明人和傻子和奴才》、《腊叶》等。二六年又写了两篇：《淡淡的血痕中》、《一觉》。总共二十三篇，历时凡三年，而《题辞》则是写于二七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它和《彷徨》中十一个短篇小说产生的时间完全是相同的。除此之外，鲁迅还有五十七篇杂文，也写于这个时期，计收入《坟》里为十四篇，《华盖集》里三十篇，《集外集》里十三篇。所以这个时期，是鲁迅写作最勤、产量最多的时期，至于他的翻译，还不在于内。

但是我们再看一看鲁迅这一时期所处的时代同环境，可以说是最险恶不过的了。当时，北洋军阀一方面反对新文化，提倡尊孔读经，同时提出整顿学风，用封建家长制来统治学校，因而发生了女师大学潮。在文化界，则有趋炎附势的买办资产阶级文人胡适为代表的现代评论派。

鲁迅当时在女师大任教，对女师大事件，是站在反封建的青年

学生一边的。因而遭到现代评论派流言蜚语的诬陷与攻击。特别是由于段祺瑞反动政府镇压学生的爱国运动而发生了震惊全国的三·一八惨案，鲁迅更是非常愤慨地发表了非常有力的揭露与抨击的杂文，于是，进一步遭到北洋军阀政府的免职与迫害，最后不得不离京出走厦门。

在社会方面，鲁迅对于向他请教的青年没有不是竭诚帮助的，特别是对文学爱好者，帮他们办刊物，看稿子，想办法为他们出版，使他们能很快地成长起来。但是却有少数青年，一旦少有名气，于是就认为鲁迅挡了他们的路，企图把鲁迅踏倒，这样他们就可以声名喧赫了。高长虹就是这一流人，他最初整天往鲁迅家里跑，鲁迅为他选稿子，帮他办《莽原》，到后来竟翻脸不认人，大骂鲁迅，说鲁迅是青年的绊脚石。鲁迅为此，深深感到气愤同痛心！

在家庭方面，一九二四年六月，因周作人的妻子羽太信子的调拨，与周作人分居，从此兄弟关系破裂。

鲁迅在二四、二五、二六这几年间，真可谓“外患内忧”，纷至沓来，给他的精神上的刺激是非常深重的。现实中政治的黑暗，以及周围所接触的社会中人心的险恶与奸诈，都不能不令鲁迅对社会前途与个人前途，进行深入的思考与探索。“吾令羲和弭节兮，望崦嵫而勿迫；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这是鲁迅在《彷徨》扉叶上引用《离骚》诗句的题辞。我觉得这个题辞，不但适用于《彷徨》，而且也适用于《野草》。因为这几句话，正代表了他这个时期的思想情况。

我们知道鲁迅当时还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尽管他在五四时期，已接触到马克思主义，并且也曾阅读了有关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著作，但鲁迅对之还抱有怀疑的态度。对这一点，鲁迅在三十年代写的《答国际文学社问》中，讲得非常清楚。他说：

先前旧社会的腐败，我是觉到了，我希望新的社会的起来，但不知道这“新的”该是什么，而且也不知道这“新的”起来后是否一定就好。待到十月革命后，我才知道新的社会的创造者是无产阶级，但因为资本主义的反宣传，对于十月革命还有些冷淡，并且怀疑。现在苏联的存在和成功，使我确切的相信无产阶级社会一定要出现，不但完全扫除了怀疑，而且增加许多勇气了。

同时在一九二六年十一月写的《写在〈坟〉后面》又讲：

倘说为别人引路，那就更不容易了。因为连我自己还不明白应当怎么走。中国大概很有些青年的‘前辈’和‘导师’罢，但那不是我，我也不相信他们。我只很确切地知道一个终点，就是坟。然而这是大家都知道的，无须谁指引。问题是在从此到那的道路。那当然不只一条，我可正不知那一条好，虽然至今有时也还在寻求。

这就充分说明鲁迅这时还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否则的话，他就无须说“至今也还在寻求”，而这个意思同他在《彷徨》扉叶上的题辞“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的思想不是完全一样吗？

由于鲁迅当时还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面对当时自己所处的恶劣环境，因而精神上感到深深的痛苦，这种情况同辛亥革命后他当时的感受，颇有点近似。于是这时他所受的中外先哲的思想的影响，都冒了出来。这里边有愤世嫉俗的思想，有遁世退隐的思想，有怀疑主义，也有虚无主义……。但另一方面，他的主导思想，则仍然是“进化论”。认为“将来必定胜了现在”，而“青年则胜于老人”。特别是他的为祖国为人民而探索真理的精神，是始终如一的。

由于他的主导思想，始终是积极的、前进的、战斗的，所以他不仅在现实中同客观存在的各种敌人进行战斗，对社会封建意识、封建传统中各种风俗习惯，进行了批判，并且对自己思想中一些属于消极的因素，有碍于自己前进的东西，也毫不迟疑地进行自我剖

析、自我揭露与批判，终于为他接受马克思主义，奠定了有利的思想基础。

(二)

一、黑暗与光明

在《野草》的诗篇中，曾受到一九二八年革命文学批判家钱杏邨批判的，是其中那些带有灰色、阴暗，看不出光明而濒于绝望的调子的篇子。一言以蔽之，鲁迅当时对现实的悲观，主要是他对当时黑暗势力看的太强大，而对于当时自命为革命者，抱着深深的怀疑。他曾根据自己参加过几次革命后的经验，觉得社会并没有多大起色，因而产生怀疑与消极悲观的情绪。他在《自选集自序》中说：

见过辛亥革命，见过二次革命，见过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看来看去，就看得怀疑起来，于是失望颓唐得很了。民族主义的文学家在今年的一种小报上，说：“鲁迅多疑”。是不错的，我正在疑心这批人们也并非真正的民族主义文学者，变化正未可限量呢。不过我却又怀疑于自己的失望，因为我所见过的人们事件是有限得很的，这想头就给了我提笔的力量。

这是说他在五四时期的思想情况。接着又说：

后来《新青年》的团体散掉了，有的高升，有的退隐，有的前进，我又经验了一回同一战阵中的伙伴，还是会这么变化。

下面接着写他这时期的心情，“只因成了散兵游勇，布不成阵了，在创作上技术虽然比过去好一点，思路也似乎较为无拘束，而战斗的

意气却冷了不少,新的战友在哪里呢?”(同上)另外他在《两地书》中对黑暗的现实,谈的很多。他在北京时期与许广平信中说:“你好象在看我的作品,但我的作品太黑暗了,因为我常觉得黑暗与虚无乃是实有,却偏要向这作绝望的抗战,所以很多着偏激的声音。其实这或者是年令和经历的关系,也许未必一定的确的。因为我终于不能证实惟黑暗与虚无乃是实有。”又在二四(信的号码)中说:

现在的现象是各方面都黑暗, 所以有这种情形, 不但治本无从说起, 便是治标也无法, 只好跟着时局推移而已。

又说:

你的反抗, 是希望光明的到来吧。我想一定是如此的。但我的反抗, 却不过是与黑暗捣乱。

了解了这种情况,对《野草》中比较难懂的几篇如《影的告别》、《希望》、《死火》、《失掉的好地狱》、《墓碣文》等,都可以得到解释。

先就《影的告别》这篇来说。里边首先是对天堂地狱以及你们将来的黄金世界,影都不愿去。天堂地狱这比较容易理解,因为这是宗教家对人生的结局所指出的可能归宿。以富于怀疑精神的鲁迅,当然他不信这一套,所以说“有所不乐意的,我不愿去。”但后边所谓“黄金世界”指的是什么?李何林同志认为“这不能理解为影反对科学的社会主义理想”(《野草注释》),我觉得说鲁迅“反对科学的社会主义理想”是不对的,但应该说鲁迅对之还有点怀疑。鲁迅在《答国际文学社问》里,说过“因为资本主义各国的反宣传,对于十月革命还有些冷淡,并且怀疑。”

至于对“黄金世界”的解释,是不是指的“科学的社会主义理想”?我认为,是。鲁迅在《两地书》中讲:

我疑心将来的黄金世界里，也会有将叛徒处死刑，而大家尚以为是黄金世界的事。其大病根，就在人们各各不同。不能象印刷书似的，每本一律，要彻底地毁坏这种大势的，就容易变成个人的无政府主义者，如《工人绥惠略夫》里所描写的绥惠略夫就是。这一类人物的命运，在现在——也许虽在将来——是要救群众，而反被群众所迫害，终至于成了单身。忿激之余，一转而仇视一切，无论对谁都开炮，自己也归于毁灭。

对于这一点理解很重要。鲁迅很清楚，自己的出身与自己的阶级属性，在将来工农政权中，自己究竟处在一种什么样的境地，自然不能不有所考虑。鲁迅是憎恶现实的黑暗，由于自己反对黑暗现实，当然很可能为黑暗所吞没。但是如果所谓黄金世界到来了，也就是光明来了，那么自己既非工农，自然也会归于消失。那么象自己这样的人在从黑暗到光明的过渡阶段，的确如影子一样，只有在明暗之间，才能存在，但自己又不愿彷徨于明暗之间，那么怎么办呢？正如诗中所说的：

我不过是一个影，要别你而沉没在黑暗里了。然而黑暗又会吞没我，然而光明又会使我消失。

至于对当时历史的进程究竟是黄昏，还是黎明？自己也是拿不准的。但是无论是黄昏，还是黎明，自己的前途总之只有一个结果，那就是沉没或消失。所以诗中又说：

呜乎！呜乎！倘若黄昏，黑暗自然会来沉没我，否则，是要被白天消失，如果现是黎明。

但是临别的赠品是什么呢？只有黑暗与虚空，所以诗的后边又说：

你还想我的赠品。我能献你甚么呢？无已，则仍是黑暗和虚空而已。但是，我愿意只是黑暗，或者会消失于你的白天；我愿意只是虚空，决不佔你的心地。

所以这篇作品，充分反映出当时作者的颓唐消极情绪。但鲁迅对于青年的要求，则是“须是有不平而不悲观，常抗战而亦自卫，倘荆棘非践不可。固然不得不践。但若无须必践，那不必随便去践，这就是我之所以主张‘壕堑战’的原因。”（《两地书》四）鲁迅对青年的要求，实际也就是他自己所奉行的行动的准则。

二、希望与绝望

在《野草》中，《希望》这篇诗反映了鲁迅当时对希望与绝望两种思想的想法。他总结了从青年起，直到写这篇诗中间思想的发展过程。诗中说：

然而这是许多年前的事了。

这以前，我的心也曾充满过血腥的歌声，血和铁、火焰和毒，恢复和报仇。

很显然，这是写他辛亥革命前个人的思想情况，那时他曾参加过章太炎等所领导的光复会，从事过革命活动，企图以流血和牺牲，来推翻统治中国两百多年的清王朝，要光复汉民族的大好河山，使中国从此富强起来。但辛亥革命失败了，政权又落到封建大军阀大官僚袁世凯的手中。于是心灵上受到沉重的刺激，一度曾悲观消极，在绍兴会馆抄古碑。正如他在《呐喊自序》中所说的：“我于是用了种种法来麻醉自己的灵魂使我沉入于国民中，使我回到古代去。……但我的麻醉法却也似乎已经奏了功，再没有青年时候的

慷慨激昂的意思了。”

但到五四的前夕，他的朋友钱玄同约他为《新青年》写稿的时候，两人曾就中国的现状与前途，进行过辩论。他把中国比作“万难毁坏的铁屋子”，而钱则认为“然而几个人既然起来，你不能说决没有毁灭这铁屋的希望。”（《呐喊自序》）鲁迅这时又认为“希望是在于将来，决不能以我之必无的证明，来折服他之所谓可有，于是我终于答应他做文章了。”（同上）

但是作者的希望，并未能得到圆满的实现，五四运动过后，“新青年”团体散掉了，这时他深深感到“同一战阵的伙伴，还是会这么变化。”（《自选集自序》）而中国社会比过去，并不曾好多少。就在这时，作者对一向自己所赖以作为前进动力的希望，就产生怀疑。特别是自己深深感到自己的青春，就在这骗人的希望中，被“陆续耗尽”。所以诗中说：

而忽而这些都空虚了，但有时故意地填以没奈何的自欺的希望。希望！希望！用这希望的盾，抗拒那空虚中暗夜的袭来。虽然盾后面也依然是空虚的暗夜。

这就说明，自己对希望实现的渺茫！但是诗人明明知道自己的青春已经耗尽，而仍然继续战斗者，乃是认为“身外的青春”还是存在的。所谓“身外的青春”，主要是指青年。他是把改革世界的希望，寄托在青年身上的。但是目前的青年如何呢？似乎不象过去那样的活跃了。所以他深深慨叹道：“世上的青年，也都衰老了么？”在这种情况下，作者越发感到个人孤军奋战任务的艰巨，因而唱道：“我只得由我来肉搏这空虚中的暗夜了！”作者改造社会的希望一直是在落空，那么他是不是从此绝望，而陷于消沉呢？但作者这时记起了匈牙利爱国诗人裴多菲的诗句，而予以否定的答案。即：

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

从这里可以看出，鲁迅这时的矛盾心情，一方面根据过去的经验，同现实中黑暗势力的强大，因而产生了对自己过去所抱的希望怀疑。但另一方面，自己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与进化论观点，不容许自己趋于悲观绝望。在这样的斗争中，终于对绝望也采取了否定的态度，而认为“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后来他在《自选集序》中说：

不过我却又怀疑于自己的失望，因为我所见过的人们事件是有限得很的，这想头就给我提笔的力量。

所以终于还是要继续战斗下去。

三、前进与退隐

《野草》中的《过客》，突出地反映出作者当时思想上对于前进与退隐问题的矛盾与斗争。诗中通过老人与过客两人的对话，写出诗人对这一问题的看法与态度。

老翁是个饱经忧患，富于人生经验的世故老人。他了解过客的来路，同时根据自己的经验，劝过客：“你已经这么劳顿了，还不如回转去，因为你前去也料不定可能走完”，他劝过客休息。过客也并不是不想休息。但总觉得有声音在前边催促他，叫唤他，使他休息不下。而老翁却说：“他似乎曾经也叫过我，叫几声我不理他，他也就不叫了。我也就记不清楚了。”这说明老翁也曾经战斗过，但由于消极退隐，脱离了群众，因而也就再也听不到群众的呼声与时代的召唤了。现实社会的黑暗，人心的欺诈，使他对人们的挚情，不敢轻易相信，于是成为一个怀疑主义者。他劝过客：“对别人

的布施。不要当真”。同时过客表示还要继续走下去的时候，他也并不强留，这都说明一个受有道家思想影响的隐者的态度。

至于过客的思想，则是与老翁极不相同的，首先他是一个不断前进，不断探索真理的人。他问老翁：“前边是什么？”尽管老翁说：“前边是坟。”但他并不因此停止自己的前进，他坚决不走回头路，他敌视旧时代的一切，说：“我憎恶他们，我不回转去。”同时由于他在长途跋涉中脚受了伤，而且也感到气力不足，但他不愿休息。原因是声音在前面催促他，召唤他，使他休息不下。最后还是“昂起了头，奋然向西走去！”

一般说来，作品中正面人物的形象，不一定代表作者个人，但是《过客》中过客的思想，实际就是鲁迅当时的思想，因而这个人物也就是他的自况。至于老翁，乃是当时隐者的典型。至于老翁的思想，在鲁迅思想中，也并不是绝对没有。正因为这样，所以鲁迅在这个时期思想中曾有过前进与退隐两种思想的矛盾斗争，而在斗争中前进的思想乃是他的主导思想，终于战胜了自己思想中曾经一度泛起来的退隐思想。鲁迅是掌握了自我剖析，自我批判的武器的。所以在他思想中一旦涌现出个人主义的消极因素时，就很快地给以批判。所以老翁与过客两人思想上的矛盾，一方面反映了当时思想界存在的矛盾，同时也反映了鲁迅世界观中所出现的矛盾。但退隐思想为前进思想所克服后，于是才反映到这篇作品中。所以《过客》这篇诗的出现，标志着鲁迅在世界观中积极的战胜了消极的，集体主义克服了个人主义的伟大胜利。

四、虚空、虚无、虚妄

在《野草》的诗篇中，我们发现涵义相近而实不同的词汇，这就是虚空，虚无与虚妄。在《影的告别》中有这一段：

你还想我的赠品。我能献你甚么呢？无已，则仍是黑暗和虚空而已。但是，我愿意只是黑暗，或者消失于你的白天；我愿意只是虚空，决不估你的心地。

可知“虚空”在这里涵义是无所有，也就是什么也没有。这篇诗中的影所讲的，实际代表了作者的思想。作者当时在文坛上已负盛名，许多青年把他作为自己的导师，但作者是非常谦逊的。同时也深怕青年们受自己的影响，也遭到象自己一样不幸的打击。所以他说：

问题是从此到那（按：指坟）的道路，那当然不只一条，我可正不知那一条好，虽然至今有时也还在寻求。在寻求中，我就怕我未熟的果实偏偏毒死了偏爱我的果实的人，而憎恨我的东西如所谓正人君子也者，偏偏都矍铄，所以我说话常不免含糊，中止，心里想：对于偏爱我的读者的赠献，或者最好倒不如是一个无所有。”（〈写在〈坟〉后面〉）

一个“无所有”，正是前边所引诗句“我愿只是虚空，决不估你的心地”的最好解释。

至于“虚无”乃是对“实有”而言的。其涵义比较广阔。在《两地书》（四）中，曾有这段话：

你好象常在看我的作品，但我的作品太黑暗了。因为我常觉得惟黑暗与虚无乃是‘实有’，却偏要向这些作绝望的抗战。所以很多着偏激的声音。其实这或者是年令和经历的关系，也许未必一定的确的。因为我终于不能证实惟黑暗与虚无乃是实有。

但在《求乞者》中，却有另一种涵义：

我想着我将用什么方法求乞：发声，用怎样声调？装哑，用怎样

手势？……

……

我将用无所为和沉默求乞！……

我至少将得到虚无。

很清楚，这个“虚无”，是对前边的自居于布施之上者的烦腻、疑心、憎恶而言的。因为这些是自己所不愿得到的，所以后边所得到的“虚无”是自己所乐意接受的。因为虽没有较好的东西，但却也有有损于自己的坏的东西，因而这个“虚无”并不是须要憎恶或诅咒的。

至于“虚妄”乃是一种具有欺骗性的东西。在《希望》中引了匈牙利诗人裴多菲的《希望之歌》：

希望，是甚么？是娼妓：
她对谁都虚惑，将一切都献给；
待你牺牲了极多的宝贝——
你的青春——她就弃掉你。

这就充分说明“希望”乃是“虚妄”。因为你曾为实现你的希望，竟至牺牲了你的青春，但结果并没有能够实现，所以它是虚妄的。但是不是因此对人生的一切都绝望了呢？诗中说：

但是，可惨的人生！桀骜英勇如 Petofi，也终于对了暗夜止步，回顾着茫茫的东方了。

他说：

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

所以鲁迅在指出希望之为虚妄之外，同时也指出绝望之为虚妄，这样也就给自己为改造现实而进行战斗以新的勇气。

五、冻灭与烧完

在《死火》中，有一段我和死火的对话，可以看出作者的战斗决心。

“你的醒来，使我欢喜。我正在想着走出冰谷的方法；我愿意携带你去，使你永不冰结，永得燃烧。”

“唉唉！那么，我将烧完！”

“你的烧完，使我惋惜。我便将你留下，仍在这里罢。”

“唉唉！那么我将冻灭了！”

“那么，怎么办呢？”

“但你自己，又怎么办呢？”他反而问。

“我说过了，我要出这冰谷……。”

“那我不如烧完！”

他忽而跃起，如红慧星，并我都出冰谷口外。

很清楚，死火代表了革命者，他要燃烧，要烧毁旧的世界。但由于在冰谷中，使他被冰冻冻得要死，不久就可能被冻灭。可是一旦出去冰谷，熊熊地燃烧起来，就又会烧完。一个是冻灭，一个是烧完。作为一个革命者，在恶劣的环境中，不能发挥战斗作用，而只是静止、沉默、无所作为。这样就会滞息而死，如死火之被冻灭一样。所以在我要打算留下他时，他不同意，而说“那么我将冻灭”。他渴望能离开冰谷，给他以发挥自己作用的机会。所以明知自己如果燃烧起来，就会烧完，但烧完与冻灭比较起来，仍要采取前者。所以他忽而跃起如红慧星，并我都出冰谷口外。从这里看出，作者当时战斗的决心：即为了战斗，即令牺牲一切，也在所不惜，也

决不愿无声无息，沉默以终。

六、个人、群众、青年

鲁迅在一九〇七年发表的《文化偏至论》中，曾提出“任个人而排众数”的主张，他说：

诚若为今立计，所当稽求既往，相度方来，掇物质而张灵明，任个人而排众数。人既发扬踔厉矣，则邦国亦以兴起。奚事抱枝拾叶，徒金铁国会立宪之云乎？

在批判众数上，他又说：

由是观之，彼之讴歌众数，奉若神明者，盖仅见光明一端，他未徧知，因加赞颂，使反而观诸黑暗，当立悟其不然矣。一梭格拉第也，而众希腊人醜之，一耶稣基督也，而众犹太人磔之，后世论者，孰不云缪，顾其时则从众志耳。

到五四时期，鲁迅这种观点，并没有多大变化。他在《热风》中说：

暴君治下的臣民，大抵比暴君更暴。暴君的暴政，时常还不能履足暴君治下的臣民的欲望。

中国不要提了罢，在外国举一个例，……大事件则如巡抚想放耶稣，众人却要将他钉上十字架。（《六十五暴君的臣民》）

而在《复仇》（其2）中，则塑造了一个为人们谋福利而又受到人们的敌视、侮辱、戏弄，终至于杀害的革改者的耶稣的形象，并刻画他对这样愚昧的人们的一种反抗复仇的心理。作者痛斥了那些杀害耶稣的人，说：“钉杀了人之子的人们的身上，比钉杀了神之子

的尤其血汗血腥。”

鲁迅前期虽然因受尼采的影响，存在着“任个人而排众数”的错误思想（这种思想到后期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才有了极大的转变），但对青年，则寄以极大的希望，他在《灯下漫笔》中把中国比做安排人肉筵宴的厨房。最后提出：

这人肉的筵宴，现在还排着，有许多人还想一直排下去。扫荡这些食人者，掀掉这筵席，毁坏这厨房，则是现在的青年的使命。

所以在二十年代，作者因惊异于青年之消沉，而作《希望》。在这篇诗中，诗人唱出：

然而现在何以如此寂寞？难道连身外的青春也都逝去？世上的青年也多衰老了么？

对青年的希望不可必，所以诗人非常感慨地又唱道：

我只得由我来肉搏这空虚中的暗夜了，纵使寻不到身外的青春，也总得自己来——掷我身中的迟暮。

所以作者对黑暗战斗的心，永远是坚强的。鲁迅这时还是进化论者，但到了一九二七年四·一二以后，鲁迅对青年的看法，同前期就有着显著的不同了。

七、自我剖析，与对自我剖析的怀疑

《墓碣文》中有一段话，可说是诗人对自己思想发展的剖析，即：

……于浩歌狂热之际中寒，于天上看见深渊，于一切眼中看见无所有，于无所希望中得救。……

这段话如何理解？我的看法：第一句“于浩歌狂热之际中寒”，说明自己早年曾怀有远大的抱负和磅礴的热情，这就是《希望》中所说的这一段“我的心充满过血腥的歌声，血和铁，火焰和毒，恢复和报仇。而忽而这些都空虚了。”所谓中寒，即得了病，而病的根子，乃是由于自己的“浩歌狂热”。

“于天上看见深渊”，这是富于哲理的语言。平常所谓“天上人间”，“天上”是人们一向认为最美好，最光明，最幸福的所在。但作者在这里，对人们所向往的所在，看出了那里的深渊。所谓深渊，即痛苦、灾难与不幸。也就是对人所期望追求的所在，表现出深深的怀疑，也就是天堂之中有地狱，美好之中有丑恶，光明之中有黑暗，幸福之中有痛苦。

“于一切眼中看见无所有”。“无所有”，换句话就是虚无，也就是从一切眼中所看到的都是虚无。

“于无希望中得救”，由于原来所抱的希望破灭，因而感到无限的痛苦。当一旦把希望看作虚无的时候，这样就使自己的心情平静下来，也就是《希望》中所说的，“然而我的心很平安”。

但下边又有一段：

……有一游魂，化为长蛇，口有毒牙。不以啖人，自啖其身，终以殒颠。

而在墓碣阴面残存的文句为：

抉心自食，欲知本味，创痛酷烈，本味何能知？……痛定之后，徐徐食之。然其心已陈旧，本味又何由知？……

这一些话，正是作者对自我剖析提出疑问。所谓“不以啮人，自啮其身，”是作者曾说的：“我常常解剖别人，但更多的是解剖我自己”。又说：“我解剖自己并不比解剖别人留情面”（《而已集·答有恒先生》）。所谓解剖自己，这就是严酷地分析检查自己思想中的缺陷、弱点与错误，找出自己的病根。

至“抉心自食”一段，也就是在进行自我剖析的时候，精神是痛苦的。

下边的“痛定之后”一段话，即当事过之后，再去分析过去的思想，那么当前所认识的是否是原来思想的本质。因此墓碣文中又说：“答我，否则离开。”从这里可以看出当时作者认为对于自己的思想，在认识上，企图达到正确的地步，是否有可能，感到怀疑。

诗的结尾，“待我成尘时，你将见我的微笑。”表现了作者对现实黑暗的深切憎恶，所以对自己的毁灭，不仅不认为可悲，反而感到快慰。

作者在写这篇诗之前的半个月，曾给许广平信中说：

我说的话，常与所想的不同。至于何以如此？则我在《呐喊》的序上说过，不愿将自己的思想传染给别人。何以不愿？则因为我的思想太黑暗，而自己终不能确知是否正确之故（《两地书》）。

这个话正可作为了解这篇诗的参考。

八、理想的破灭与继续的追求

《好的故事》中，作者写出了个人的美好理想，和自己所处的时代的黑暗。

灯罩的昏暗,烟草的烟雾,和昏暗的黑夜,象征着个人当时所处的环境同时代,乃是象昏沉的夜一样的黑暗。

但是作者有着一个美好的理想,这个理想,作者把它描绘成象自己曾经经过的山阴道上所见的那样一幅极其生动而幽美的画卷。

接着作者又说:“当前自己所见的,比自己记忆中的原物更加生动美丽。可是当自己正在凝视它的时候,马上变了样子,遭到破坏,已非复原来的样子了”。

可知这篇诗,说明作者过去曾经抱有一种很美好的理想,而现在自己所抱的理想比过去的更生动,更清楚,但是现实是黑暗的,这些理想是常常遭到毁灭而是极难成为现实的。但尽管如此,自己决不会忘掉这个美好的理想。也就是要继续的追求,尽管在这黑暗的时代。

九、政治预见

《失掉的好地狱》是一篇具有极深刻的政治预见性的寓言式的散文诗。

魔鬼指的是腐朽的旧时代的统治者,地狱中的鬼魂,乃是被剥削被压迫的广大人民群众,而人类乃是指的将成为新的统治者的野心家们。

作者后来对本篇曾经有过说明,他说:

这也可以说,大半是废弛的地狱边沿的惨白色小花,当然不会美丽。但这地狱也必须失掉。这是由几个雄辩和辣手,而那时还未得志的英雄们的脸色和语气所告诉我的。我于是作《失掉的好地狱》。(《〈野草〉英文译本序》)

茅盾曾经根据鲁迅的话解释这篇诗道：

这里那时还未得志的英雄们，是指一九二七年以后当权的国民党反动集团。《失掉的好地狱》是用的象征的手法，但可以看出这里是指的北洋军阀必然倒台，而同时预言了代替北洋军阀的蒋介石派，会比北洋军阀更坏。鲁迅对于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前夕的革命形势，和风云人物所采取的保留态度，可以说是他由事实的教训，（辛亥革命的失败）故而头脑比较冷静，认识到中国革命的长期性和艰苦性。但同时也不能不说他那时对于此后必然要求打倒“地狱”的新人，还没有明确的信念。（《鲁迅从革命民主主义到共产主义》，见56年《文艺报》20号附册）

这个解释是正确的。鲁迅当时由于对俄国十月革命，还持怀疑的态度，所以，他那时对于此后必然要求打倒“地狱”的新人还没有明确的信念。

另外读这篇诗，还应该参照作者在这一时期所写的《灯下漫笔》中，对中国历史发展的看法，进行一下比较。他当时把中国历史分作两种时代：“欲作奴隶而不得的时代”和“作稳了奴隶的时代”。在乱离的时代，人间是地狱，但这个地狱是废弛的地狱。因为统治者所掌握的国家机器已运转不灵了，统治秩序也被打乱了。但到所谓英雄出世，勘定大乱，混一字内的时候，这个地狱又改观了，于是人民又在统治者的压迫下，呻吟，宛转，也就是“到了作稳了奴隶”的时代。

十、自我写照

《这样的战士》乃是作者的自我写照，当时他正处在四面围攻与个人孤军奋战的时期。“他毫无乞灵于牛皮和废铁的甲胃，他只有自己但拿着蛮人所用的脱手一掷的投枪。”而所谓“投枪”，正是

他战斗中所用的那支犀利无比的笔。

当时作者的敌人乃是头上有各种旗帜，绣出各样好名称，慈善家、学者、名士……头下有各样外套，绣出各色好花样，学问，道德，国粹，民意……实际这些都是反动派，他们穿着各式外套，打着各色旗帜，用以粉饰自己，来欺骗世人的。作者一眼就看穿了他们的虚伪性与欺骗性，于是“他举起了投枪”。

由于他的枪法准确，正打中了他们的要害——心窝，因而就颓然倒地。但倒地的只是一件外套，而着外套的东西，却早已脱走，得了胜利。而这个战士却成了残害慈善家等人的罪人，但他依然举起了投枪。

最后他终于在无物之陈中老衰，寿终。他终于不是战士，但无物之物则是胜者。但他依然举起了他的投枪。

从这篇作品中所写的战士，同《过客》中的过客，在锲而不舍，坚持前进，顽强战斗的精神上，颇有相同之处。而实际都是作者的自况。作者当时深深感到反动势力的强大，而孤军奋战的战士，终于是失败者。但他并不计较个人的胜利与失败。仍然不停地在继续战斗。这种顽强的战斗的精神，当时在他与许广平信中讲的也非常清楚，足资参考。他说：

我现在愈加相信说话和弄笔的，都是不中用的，无论你说话如何有理，文章如何动人，都是空的。他们即使怎样无理，事实上都着着得胜，然而世界岂真不过如此而已么？我要反抗，试他一试。（两地书·二二）

而在纪念三·一八死难烈士的《淡淡的血痕》中，也刻画出一个叛逆的猛士形象。说：“他屹立着，能够洞见一切，记得一切，正视一切，深知一切，最后是看透了造化的把戏，他将要起来使人类苏生

或者使人类灭尽这些造物主的良民们。”这同“这样的战士”一样，都是鲁迅个人的写照。

总观鲁迅从《野草》中所表现的这一时期（一九二四——一九二六）的思想，大致可分以下几个方面：

一、对现实社会中黑暗势力的强大，有着充分的认识。正如他在三十年代写的《为了忘却的纪念》中所说的“夜正长，路也正长”，所以深深地感到，革命的艰巨性和长期性。

二、这时他对苏联的十月革命，同革命后所建立的苏维埃政权，还抱有怀疑同保留的态度，因而在《影的告别》中，对所谓“黄金世界”自己表示不愿意去。近来有不少的鲁迅研究者，把鲁迅接受马克思主义，提前到五四时期，这种看法很显然是不够实事求是的。因为同这一时期鲁迅的思想是矛盾的。鲁迅分明提出“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同时又说：“荷戟独彷徨”。倘若五四时期已接受了马克思主义，那还“求索”什么？还“彷徨”什么？恐怕他们对这一问题，就很难给以圆满的答案吧。

三、鲁迅当时由于还不是马克思主义者，所以对当时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工农革命运动，还没有足够的认识。但他所曾经接触到的自命为革命者的国民党的野心家们，就已经预见到他们不过是一些人类整饬地狱的使者。在他们的整饬之下，于是被压迫的鬼魂比以往更加不幸。于是被整饬了的地狱，代替了废弛的地狱。人民群众在新的统治者的统治下，比着在北洋军阀统治下，更加悲惨而痛苦。他的感觉，多么敏锐！认识，多么透辟！到后来，历史完全证明他的预言，是多么准确。

四、鲁迅这个时期，世界观中的主导思想仍是进化论。他也正是用这种思想，来支持自己在风雨如磐的黑暗现实中，继续战斗，继续前进。诗中塑造的过客同战士的形象，正是作者的自况。

另外鲁迅这时仍是把改造现实的希望，寄托在青年们的身上，（如杂文中的《灯下漫笔》同《野草》中的《希望》《一觉》）也还是进化论思想的表现。

五、鲁迅以诗人的无比的真诚，用诗歌彻底地全面地揭示了自己的内心矛盾。他写出对现实的观察同理解，写出他思想中的阴暗面，这就是怀疑、虚无和情绪上的颓废消极的因素；但他的立场毕竟是被压迫的人民立场，而改造社会、改变国民的精神，是他一向所抱的宏愿。所以，虽然常常由于自己目的未能实现而失望而陷于灰心丧气，但决不绝望，而继续前进、继续战斗的决心，则洋溢于《野草》的许多诗篇中。因此在悲凉颓唐中，仍显示出作者倔强的昂扬的战斗气概。而这正是他所以能在一九二七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接受现实中残酷的阶级斗争的教训，在世界观上产生了飞跃，而成为一个伟大的共产主义者的思想基础。

（三）

《野草》在艺术上是一种创新，是戛戛独造。这在诗歌上正如《呐喊》在小说上一样，在中国文学上是前无古人的。至于它所用的艺术手法，真可说是多种多样。

一、象征。属于这一类的，真是俯拾即是。象征实际上近于隐喻，把不能直言的事物，用另一种有关联的事物说出，读者根据作者具体情况，即能意会出作者的深意。即如《希望》中的：

希望！希望！用这希望的盾，抗拒那空虚中的暗夜的袭来。虽然盾后面也依然是空虚中的暗夜，然而就是如此，陆续地耗尽了我的青春。

所以空虚中的暗夜的袭来，这里边就表现出感慨凄凉的情绪。作者过去曾经对未来抱着热切的希望，但结果所得到的乃是失望，因而产生了空虚之感。而暗夜正是象征自己所处的时代，象是漫漫长夜那样的黑暗。本来自己之所以积极地参加革命，乃是希望曙光的来临，其结果并不是这样。在这样的情况下，只有仍然用对未来的希望作盾牌，来对付那向自己袭来的暗夜。作者就在这战斗，希望，失望，再希望，再战斗中，耗尽了自己的青春。

又如《过客》：

客——是的，这于我没有好处。可是我现在很恢复了些力气了，我就要前去。老丈你大约是久住在这里的，你可知道前面是怎么一个所在么？

翁——前面，前面是坟。

客——(诧异)坟？

孩——不，不，不的，那里有许多许多野百合，野蔷薇，我常常去玩，去看他们的。

这一段三人的对话，都具有象征的意味。过客所谓“前去”，是指个人在人生的道路上的前进。而“前面是怎么一个所在”，正是的指未来的社会。究竟是什么一个社会？老翁的回答，“是坟”，不过是一般人最后的结局。他对未来是消极悲观的。而女孩则认为未来乃是美好可爱的。从这里看出三个人由于年令、阅历的不同，对未来的想法与看法，也是不同的。此外又如《死火》中的“死火”乃是象征革命的火种。而《失掉的好地狱》中的废弛的地狱，乃是象征北洋军阀统治下的中国。鲁迅在《〈野草〉英译本序》中说：“因为那时难于直说，所以有时措辞就很含糊了。”所谓“措辞含糊”，就是经常采用了象征的表现手法。

二、对比。《野草》用对比写法的地方极多。即如《过客》中用过客与老人的对比，写出年令不同、阅历不同，因而对生活看法和态度也就截然不同。同时并借此反映出在过客思想中，也曾一度有接受老人劝告的倾向。但经过自己思想中两种不同倾向的矛盾与斗争，终于克服了自己所认为不正确的，而坚持了原来的主导思想。

假如说《过客》用的是两种思想的对比，那么《希望》乃是个人今昔思想的对比。当前的是：

我的心分外寂寞。

然而我的心很平安：没有爱憎，没有哀乐，也没有颜色和声音。

可是许多年前，却不是这样。

这以前，我的心也曾充满过血腥的歌声，血和铁，火焰和毒，恢复和报仇。

从这种对比，写出早年的宏愿和期望，但结果这些都落空了。在失望之后，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于是心中感到分外的寂寞，从而对希望与绝望在个人思想中进行选择。通过反复地思考与斗争，而终于肯定了裴多菲的诗中“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的真理。

在《失掉的好地狱》中，把魔鬼统治时废弛的地狱，同人类统治时整饬后的地狱相比较，前者是：

剑树消却光芒，沸油的边际早不腾涌；大火聚有时不过冒些青烟，远处还萌生曼陀罗花，花极细小，惨白可怜。

而后者则是一洗先前颓废的气象：

曼陀罗花立即焦枯了。油一样沸；刀一样铄；“火一样热”；鬼众一样呻吟，一样宛转，至于都不暇记起失掉的好地狱。

因而从人民群众来说，如果同是在地狱中生活，那么后者还远远不如前者，因而对前者称之为“失掉的好地狱。”

三、讽刺。鲁迅的小说杂文，都具有极其深刻的讽刺笔调。因为他对现实中许多可笑、可鄙的人物和事态，给以如实的刻画，足以发人深醒。所以他说：

“讽刺”的生命是真实，不是曾有的实事，但必须是会有的实情。……这所写的事情，是自然的，常见的，平时是谁都不以为奇的，而且自然是谁都毫不注意的。不过这事情在那时却已经是不合理，可笑，可鄙，甚而至于可恶。但这乃行下来习惯了，虽在大庭广众之间，谁也不觉得奇怪。现在给这特别一提，就动人。

在《野草》中，具有浓厚讽刺意味的是这几篇，即《立论》、《聪明人和傻子和奴才》、《狗的驳诘》等。

在《立论》中，写我梦见在小学讲堂上预备作文，向老师请教立论的方法。老师告诉他一个故事，说明说谎的得好报，说“必然”的遭打，这就道出一条现实中的客观规律。人们往往宁愿受说谎者的欺骗，而不愿听现实中的真理。当学生问老师道：

我愿意既不谎人，也不遭打，那么老师我得怎么说呢？

于是老师告诉他：

那么你得说啊呀！这孩子啊！您瞧多么……啊唷！哈哈！

这篇作品是对现实社会的最大讽刺。因为当时现实中普遍存在着

这样的情况，俩人见面，只讲天气。但对天气也不说好坏，只说，“今天天气”，下边是“哈！哈！哈！”

至于《聪明人和傻子和奴才》对奴才是一种讽刺和鞭笞，因为他喜欢听聪明人的廉价的安慰和同情，而拒斥并向主子揭发傻子对他真诚的用实际行动的帮助。因而他只有永远处于奴才的地位，而决不可能有改善其地位的希望。

在《狗的驳诘》中，用狗的反问“不敢，愧不如人呢！”于是它一连串说出他的势利眼，远远赶不上人的势利眼的程度。即如他这些话：

我惭愧！我终于还不知道分别铜和银，还不知道分别布和绸，还不知道分别官和民，还不知道分别主和奴，还不知道……

这用狗的驳诘，给现实社会趋炎附势之风，以极其深刻的揭露与讽刺。

四、含蓄。由于作者所处的时代环境的险恶，所以不能不“含糊其词”。特别有许多是具有深刻的哲理意味的，因而在乍一看来，觉得莫明其妙，但经过反复探究，与仔细品味，还是可以理解的。即如《题辞》中的：

我自爱我的野草，但我憎恶这以野草作装饰的地面。

这就把自己对黑暗现实的憎恶，揭示出来了。

地火在地下运行，奔突；熔岩一旦喷出；将烧尽一切野草，以及乔木，于是并且无可朽腐。

但我坦然，欣然。我将大笑，我将歌唱。

所谓“地火”即指行将爆发的人民革命。一旦人民革命到来了，就要摧毁黑暗现实中腐朽的一切。作者将为此而欢欣鼓舞，从而表现出自己对人民革命的殷切期望。

又如《秋夜》中，写枣树的枝干铁似地直刺着奇怪而高的天空的情况：

鬼映眼的天空，越加非常之蓝，不安了，仿佛想离去人间，避开枣树，只将月亮剩下。然而月亮也暗暗地躲到东边去了。而一无所有的干子，却仍然默默地铁似的直刺着奇怪而高的天空，一意要制他的死命，不管他各式各样地映着许多蛊惑的眼睛。

实际这是用拟人的写法，把天空比作当时反动的统治者，而枣树比作倔强而毫不妥协的战士。作者当时以枣树自况，而表现了自己对当时反动势力，进行顽强的不屈不挠的战斗决心。至于另外还有一些比较含蓄的例子，就不一一列举了。

最后谈一谈鲁迅在《野草》的写作上，所受的中外文学遗产的影响。我认为从思想上，他受有庄周与屈原的影响。庄子的怀疑主义，屈原的上下求索的精神，从《野草》中都有所体现。外国方面，则为尼采。鲁迅在晚清时那种“任个人而排众数”的思想，在《野草》中《复仇》(2)中还有所体现。

在写作方法上，首先是庄子那种海阔天空的想象力，与对客观事物赋予以思想情感的拟人写法，都给鲁迅以极大的启发。如《庄子》中河伯与北海若的对话（《秋水》），蜩与学鸠对鲲鹏的嘲笑（《逍遥游》），栎社给匠石所托的梦（《人间世》），髑髅托梦给庄子，以及他们的对话（《至乐》），后来作者如屈原在《离骚》中假女媭对自己的劝诫，巫阳对自己的指示，以及《卜居》、《渔父》均用对话，来写出两种不同思想的矛盾与斗争。后来陶潜的《形、影、神》的对

话,以及杂诗中的“清晨闻扣门”篇,写自己与田夫的对话,表现出个人思想中出仕与退隐两种思想的矛盾,而最后还是决定采取后者,这都直接给鲁迅以启发。所以《野草》中的《过客》、《影的告别》在手法上,都与上边所举的前人诗文有着渊源关系。至于《我的失恋》之拟张衡的《四愁诗》更是显而易见的。

至于西方作者,我们试把鲁迅译尼采的《察拉图斯忒拉的序言》,与《野草》中诗篇加以对比,就会发现不论是内容同写法,都有其相似之处,即如序言二中:

“我用唱、笑、哭和吟,以赞美神,但你又给我什么做赠品呢?”

“察拉图斯忒拉听了这句话,他对圣者行一个礼,并且说,我有什么给你们呢,但不如使我赶快走吧,趁我们从你们只取了一个无有,”——于是他们作了别,一个老人,和一个男子,笑着象两个童子的笑。

而《影的告别》中不也谈到“赠品”和“虚空”吗?

又如《序言八》中,写察拉图斯忒拉只是走他的路,经过树林和藪泽时候,他听得许多豺狼的饥饿的吼声,在自己便也觉得饥饿。他于是站在一所寂寞的屋面前,在里面点着灯火。

“饥饿侵袭了我。”察拉图斯忒拉说:“盗贼似的在树森藪泽间,我的饥饿侵袭我,而且在深夜”。

读到这里,就会想到《过客》中,过客对老人讲到他须要用水来补充他的血的叙述来。所以《野草》中具有象征性与哲理性的诗句,的确是受到尼采作品的影响。

总之,《野草》是鲁迅作品中比较难懂,但却表现了鲁迅在五四后到北伐前这一阶段思想的一个侧面的重要作品。过去论者已经不少,我个人的粗浅的理解,可能有不少错误,希望海内同道予以批评指正。

一九八一年五月二十二日